

「老師，我們這邊也快結束了。」

飛龍節，寒露凝霜的十月。

為了剿除盜賊邁克朗的餘黨，貝雷絲帶領黑鷲學級來到戈迪耶邊境伯爵領的一處荒地。

敵人四散分布，必須逐一擊破。

考慮到月末的獅鷲大戰，貝雷絲讓級長艾黛爾賈特負責指揮別動隊，跟她分頭圍擊盜賊。

艾黛爾賈特帶隊追進附近村莊，由於村民被事先疏散，當地空無一人，反倒適合躲藏。

貝雷絲帶的隊一完成任務，她馬上解散隊伍趕來村莊，聽艾黛爾賈特報告狀況。

「大家正在搜索剩下的那名盜賊，他可能躲進了民居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屋頂傳來輕響，負傷的盜賊雙手握劍，凌厲地劈向背對自己的女學生頭頂——
貝雷絲目光驟然轉冷，後方無路可退，她便將艾黛爾賈特攬進懷裡，不慌不忙舉起右臂。

噹！

劍鋒在護手上彈出火花，貝雷絲擋住盜賊利用落地之勢劈下的沉重一擊，猛力一揮，將半空中的盜賊整個人揮到了一旁。

盜賊連忙站穩身體，驚愕地望著化解攻勢的灰披風。

隨即接觸到對方的視線，背後竄起一股寒意，發覺她起了殺心。

「乖乖待在我身後。」

貝雷絲輕聲吩咐艾黛爾賈特，緩緩拔劍走向盜賊。

盜賊冷汗涔涔，踉蹌倒退幾步，突然想起曾在哪裡見過她。

「以前協助我們對付反賊的傭兵！妳是被聘來保護學生的吧？我可以給妳更多……」
一道銀光刺進盜賊的喉間。

殺死了意圖傷害學生之人，貝雷絲接過艾黛爾賈特遞來的草紙，擦去劍尖上血跡。

「老師，謝謝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向再度救了自己一命的貝雷絲道謝。

「我馬上召集大家，一起回大修道院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點燃隨身攜帶的發煙筒，注視著指示眾人集合的狼煙直直升向湛藍色天空。
貝雷絲靜靜地觀察她，確認她真的毫髮無傷後，唇角若有似無地勾了一下。

「唉，明明戰場是我們家的領地，是我的主場——」

回到黑鷲教室，清算完戰鬥結果，希爾凡無奈地揮了揮手中剛出爐的戰績報告。

「結果，殺敵最多、貢獻最大的人，毫無懸念地又是級長大人啊。」

「那我呢？我呢？」

卡斯帕爾興奮地湊了過來。

「我至少也可以拿個第三名吧！」

「很遺憾，卡斯帕爾，第三名是菲爾迪南特。」

「什麼！？」

「哈哈，這是理所當然的啊！因為——」

菲爾迪南特撩了撩瀏海。

「馬，跑得比你還快。」

「可惡！早知道我也先修習馬術或飛行……喂！菲力克斯，你這次排第幾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都不好奇自己的排名嗎？真奇怪！」

「嘖……」

菲力克斯不耐煩地咂了一下舌。

「沒興趣。有那個時間跟人比較，還不如多揮幾下劍。」

「明明你就很常跟老師比較，還老是被老師打趴。」

「那叫作較量，而且我遲早會超越她的。哼，多說無益，我去訓練了。」

「喂！菲力克斯！」

「你別叫他了，他從小就是那副德性，除了追求力量，對什麼都不感興趣。」

希爾凡出聲阻止卡斯帕爾，翻了翻報告。

「哦哦？好消息！卡斯帕爾，你的出拳次數是全員中的第一名哪！」

「是嗎？太好啦！哈哈哈哈哈！」

林哈爾特想吐槽『因為只有他用拳頭當武器吧』，但想到善後太麻煩，還是沉默了。

「對了，父親大人的報酬，老師說讓我們自由運用，明晚先辦個慶功宴你們覺得如何？」

「希爾凡，月底就是獅鷲大戰了，我們可不能太過於鬆懈。」

「嗯？英谷莉特，我明明看到妳月初時快樂地參加了釣魚大會……」

「唔，因為他們說能盡情吃釣到的魚，我……算了，我收回我的意見，隨你高興好了。」

「不不，還是得先徵求大家的同意啊，首先，級長大人是贊成還是反對呢？」

坐在不遠處看書的艾黛爾賈特抬眸看來，她正邊聽大家說話邊複習課堂內容。

「我贊成，勞逸結合有助進步。」

「那麼，我贊成艾黛爾賈特大人的意見。」

修伯特在牆邊寫著不知名的筆記，接完話陰惻惻地笑了一聲。

希爾凡搓搓發冷的雙臂，轉向另一邊詢問，結果沒有人反對。

「很好，那就讓經驗豐富的我來當主辦者，先去市場籌備一下物資……」

「等等，希爾凡同學。」

多洛緹雅舉起手。

「不用問一下老師的意見嗎？」

「啊、當然要了，老師可是幫我家領地取回和平的大功臣！」

希爾凡毫不遲疑地誇完，跟大家同時望向艾黛爾賈特。

「不好意思，級長大人，妳知道老師現在在哪裡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從書中抬起頭，看了看時間。

「現在這個時間，老師在藏書室備課。」

「藏書室嗎？那就不方便打擾她了。」

「我覺得只是問一下意見，應該還好，而且啊——」

林哈爾特轉頭望向艾黛爾賈特。

「老師應該不會反對吧？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忽然意識到一個問題。

「老師的事，你們為什麼都問我呢？」

「嗯……大家為什麼有這個共識呀？」英谷莉特不解歪頭。

「因為妳是稱職的級長，一定知道老師的行程啊。」林哈爾特避重就輕。

「老師都會事先告訴妳吧？」希爾凡猜測。「她也知道自己老是神出鬼沒，很難找到人。」

「貝爾常常被突然出現的老師嚇到呢，艾黛爾賈特小姐真好吶，都不會有這種困擾。」

「級長、的工作、很辛苦。」

「小艾黛爾，拜託妳再辛苦一下囉。」多洛緹雅微笑合掌。

「……好，我去找老師。」

承載著大家的期望，艾黛爾賈特帶著複習到一半的筆記，起身前往藏書室。

「我也贊成。」

藏書室裡，貝雷絲停下筆，朝艾黛爾賈特點了點頭。

「那麼，請老師在明天傍晚鐘響後過來黑鷺的教室。」

「事前的準備工作，需要我幫忙嗎？」

「不用了，人手很充裕，老師只要人過來就好了。」

「好。」貝雷絲掃了一眼她手上的筆記。「妳有別的問題要問我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總覺得貝雷絲聽起來有點失望，於是主動求教道。

「老師，我對火計有個想法，不曉得實戰中不可行，能在妳有空時跟妳討論嗎？」

「現在就有空。」貝雷絲拉開身邊的椅子，拍拍椅面。

艾黛爾賈特乖乖坐下，瞥見散落桌面的羊皮紙裡，有一張貝雷絲對學生的實戰評價。

她不由得想起了在村莊，貝雷絲將她護進懷裡的那一幕。

還有，見她差點被盜賊傷害，貝雷絲剎那間怒火中燒的反應。

燭光微微搖曳，艾黛爾賈特面對面聽貝雷絲講解計策，心中漸漸浮現了一個念頭。

希望時間停留在這個時刻，永遠不要迎接未來的鬥爭與犧牲……

呵呵，真是個荒謬的想法。

艾黛爾賈特望著貝雷絲，暗自嘲笑自己。

她非常清楚，自己不能停下腳步。

為了逝去的兄弟姐妹們，必須不斷前進，直到燒盡束縛花朵拉的荊棘為止。

芙朵拉的十月，碩實累累，魚鮮蟹肥。

阿德刺斯忒亞帝國皇帝利用『傳送』巡視了一遍各大領地的收成和漁獲狀況。

目前帝國境內最大的糧倉，仍然是古隆達茲平原。

一得知艾黛爾賈特和貝雷絲要拜訪貝爾谷里斯家，卡斯帕爾立刻馬不停蹄地趕回老家，自掏腰包準備了一場極為盛大的晚宴迎接兩人到來。

艾黛爾賈特不太能喝酒，因此貝雷絲幫她擋掉了所有敬酒。

貝雷絲的酒量深不見底，喝酒如喝水一般，卡斯帕爾跟正好來訪的雷歐妮都喝到倒下了，她還是面不改色，跟艾黛爾賈特返回帝都時，走路步伐依然沉穩，絲毫不見醉意。

更奇妙的是，貝雷絲洗完澡回到寢室，連呼吸都不再有酒味了。

艾黛爾賈特不是第一次遇見這狀況，但每次她都忍不住聞一聞，再摸遍貝雷絲全身上下。

貝雷絲以前是任由她摸到過癮，這次她摸得比較久，貝雷絲的表情便有點奇怪。

「艾爾……妳還沒摸完嗎？」

「不能繼續摸嗎？」

「可以，只是我……我會怕癢。」

「嗯？明明以前多洛緹雅帶著女生們一起撓妳癢的時候，妳看起來完全不怕癢。」

艾黛爾賈特提起學生時代很介意的一件事。

事情發生在黑鷲學級剿除盜賊餘黨後，希爾凡主辦的一場慶功宴上。

艾黛爾賈特中途有事離開，一回來就見到班上女生們圍住面無表情的貝雷絲拚命亂摸。

後來才聽說是多洛緹雅提議玩遊戲，輸的人必須被大家撓癢。

艾黛爾賈特當時僵在原地，沒能上前加入行列，她曾為此後悔了好一陣子。

直到成婚後，她一人獨佔貝雷絲，能對貝雷絲想摸就摸，才終於釋懷。而此時，艾黛爾賈特想起了遺忘許久的往事，笑著問道。

「她們那麼努力，妳都無動於衷，為什麼我才輕輕摸幾下，妳就投降了？」

「因為是妳在摸我。」

貝雷絲握住她的雙手，緩緩舉到唇邊，親吻她的手指。

「妳摸我的時候，我的感官會變得特別敏銳。」

「我不懂老師的意思。」

貝雷絲臉紅了一下，決定說出實話。

「意思是，我的身體會因為妳……」

她湊到艾黛爾賈特耳邊，以氣音輕訴：「變得很興奮。」

艾黛爾賈特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
為了求證，她默默將手伸向貝雷絲，掌心順著小腹往下撫摸，緩緩滑進了雙腿間。

「啊……真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兩指輕柔按上秘縫，開心地笑了。

「是因為我的關係？老師果然是真的很喜歡我……很愛我吧？」

貝雷絲悄然吻上她得意洋洋的唇，以綿雨般的熱吻作為回應。

空龍無論身心都只對認定的伴侶有所反應，血脈相承的特性同樣在貝雷絲身上得到驗證。

艾黛爾賈特並不知道這一點，只是幸福地承受著貝雷絲毫無止盡的溺愛。

帝都外，長夜未盡，萬籟俱寂。

庭風乘著月光穿過阿密多大河，為透明清澈的河水，染上了一絲果實的豔香。